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鑿傳  
第二十三回 妝鈿鑿還歸本主 柏生發復姓回籍

卻說黃、白二人見柏生發默默無語，愁容滿面，因忙問道：「道兄因何失容？似有嗟歎之意。」柏生髮指妝鈿鑿問曰：「此物何來？」二人道：「此是神鯉祖師的小真人，帶往鑽雲洞之物，被俺留下在此。道兄問他何為？」柏生發道：「這原是我祖父所遺之物，只為我投鑽雲洞哩時節，那丟清祖師指我上藏頭山，我即將此鑿帶人躲軍洞中，未曾得取，就落到神鯉祖師手中了。境過時遷，漸漸忘卻。今日忽見。未免有物是人非之感。」二人道：「道兄說來果真，俺也知是道兄之物，只是落到神鯉祖師之手，小真人帶往鑽雲洞去。俺見此物，知道兄後來安身立命是少不得的。那皮禪杖，道兄往後卻用他不著，俺將皮禪杖與他換了。他又說路遠難行，俺也將道兄的盡勾獸通與了他了。總是道兄之物，只是有用無用之別，故不惜以多易寡。今請道兄，雖是贈號，實欲奉還此物。」遂將妝鈿鑿取過，遞與柏生發。柏生發又重得了妝鈿鑿，向黃、白二人深深致謝道：「多蒙周全，又承教諭。今我告辭，就此回去，將與道兄永別矣。」二人道：「你回那裡去？」柏生發道：「我還回反本洞去。」二人道：「你是何處人氏？」柏生發一開口，便不知不覺把姓也帶出來了，說：「我是出三綱弓氏。」二人道：「道兄又說姓弓，此情為何？」柏生發又將他改姓名的緣故說了一遍。二人笑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我說你是弓長兩，人人只叫你為柏生發，從前未曾問及，至今始豁然矣。道兄你不必回那反本洞去，昔日自出三綱而來，今日還入三綱而去罷。你說你的名字把你累住，不能發達。俺將你的名字只改一韻，也就好了。」柏生發問道：「改那一韻？」二人道：「長字不念平聲，念上就是了。你在歸真山學琴鑿，是長了一長。你回出三綱去，還要長一長哩，豈不是兩長？就叫弓長兩罷！」三人又哈哈笑了幾聲。二人道：「道兄既要回去。亦難以相留。但你我相處既久，怎忍相離？道兄到家，著意在三綱上料理不必言矣。再修下一座結緣亭與俺居住，俺也不日就到，那時反客為主。俺二人願為幕下之賓，出入唯命是從，但切勿如神鯉之不滿人意耳。即丟清祖師再來渡化，亦萬不可向苦海鑽雲洞裡去。」柏生發道：「領教領教。」遂即攜琴帶鑿，提著妝鈿鑿別了二人。

出的洞來，四下一望，真正是浩浩蕩蕩的乾坤，清清朗朗的世界。舉步前行，心曠神怡，這才是悟徹了人情，參透了世態，打破執迷膜，鑽透金鋼圈，無拘無束，逍遙自在，不覺呵呵大笑。又想起那從前破家緣、投苦海、鬥神鯉、學琴鑿這些事情，心中不覺自嗟自歎，乃作辭一首曰：

想起從前做事，恨得切齒咬牙。顧臉顧面不顧家，無故的把錢亂撒。一步走到苦海，誰是把咱提拔？君若誤將腳兒差，就是百生法也無法。

松月道士曰：見鈿鑿傷悲，昔已去兮今又回。鑽雲洞不必再去，出三綱仍可復歸。柏生發還叫弓長兩，卻把「長」字兒改做了「長」。攜著琴，帶著鑿，手提妝鈿鑿，志氣昂昂。這才是真正奇男兒，怎比得神鯉之子無下場。

江湖散人曰：鈿鑿重得實幸哉，要知的從琴鑿來。復卻姓名回三綱，果是天降奇英孩。